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舉人臣潘　炯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文學部一

經學

五官技管子桓公曰何謂｜｜｜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歳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

止怒去憂節樂管子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莫若詩｜｜｜莫若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心之**

敬執 管子先王之書｜｜｜｜也

戴九履一據三持七五居中宫 子華子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宫以制萬品謂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甌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而｜｜｜｜而｜｜｜｜｜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横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大易立數 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惝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以之而｜｜｜也

連山呈形歸藏御氣 見上

往志往詁

往事 慎子詩｜｜｜也書｜｜也春秋｜｜｜也 治天下遺來世 列子孔子曰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莊子｜｜｜｜｜｜｜聖人議而不辯 先王之陳迹 莊子夫六經｜｜｜｜｜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截六際而不絞 鶡冠子原聖心之作｜｜｜｜｜注六際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詞截言以此為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聖者言之凡 鶡冠子｜｜｜｜｜也注合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 中聲所止 荀子詩者｜｜之｜｜也 鉛察之俞可好 荀子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而｜｜｜也注鉛與治同俞音愈 詩書禮樂之歸 荀子聖人

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

道經 荀子故｜｜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

同心 荀子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也

誠比金石聲內宗廟 荀子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可｜於｜｜其｜可｜於｜

其言有文其聲有哀 荀子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焉｜｜｜｜焉

｜六者兼用而財制 淮南子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

之失訾｜｜｜聖人｜｜｜｜｜之**關雎興鳥**淮南子｜｜｜於｜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乘居

諸儒金口而木舌揚子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

升嶽浮海揚子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東｜而知眾山之峛崺也況介邱乎｜滄｜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注末無也

眾言淆亂折諸聖揚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則｜｜｜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在則人亡則書見上

應時而造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者損益可知也

渾渾灝灝噩

噩揚子虞夏之書｜｜爾商書｜｜爾周書｜｜爾

五經為衆說郛揚子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之｜｜｜｜

惟五經為辯揚子或問五經有辯乎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芒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其人若存見上

支離為簡易揚子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益其所以｜｜也注司馬光曰支離猶扶疎繁多之貌

道義淵海抱朴子正經為｜｜｜之｜｜

仲尼三百始終於周文中子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乎

周孔之道神之所為文中子卓哉｜｜｜｜其｜｜｜｜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家備六經文中子子之家六經畢備朔服祭器不假曰三

綱五常自可出也

徵聖經而詁衆傳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棄

經任傳文中子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而||用以乘時文中子易聖人之動也於

是乎||||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注文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智之鄉

動之序見上時之相生旁行而不流文中子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

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守者可與存義矣趨時有六動文中子卦也者著天

下之時也文也者效天下之動也|||||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居家不暫捨周禮

文中子子||||||||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敵於天命

文中子周禮其||||||乎君子終身不違禮文中子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

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斷物和德制法

窮理文中子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全而後及也書以｜｜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知命而後及也辯事正性制行和德舉往知來文中子書以｜｜詩以｜｜禮以｜｜樂以｜｜春秋元經以｜｜易以｜｜先王之藴盡矣樂及鹿鳴之

三而後拜樂三｜｜｜｜｜｜｜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肆業及之故

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聳善抑惡 國語敎之春秋而為之丨丨而丨丨焉以戒勸其心敎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道廣顯德 國語敎之詩而為之丨丨丨丨以耀明其志

德義府 國語先王之法志丨丨之丨也

四始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合韶武雅頌之音 見上

據魯親周殷

運三代史記孔子世家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故｜｜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注正義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

授業作孝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之｜｜｜｜

商瞿傳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受尚書伏生所史記鼂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

人往受之太常遣錯||||||

推見至隱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太史公曰春秋||||||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

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史記儒林傳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

山東大師 史記儒林傳諸|||無不涉尚書以教

古文今文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尚書而安國以||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按古文漢書藝文志作古字

逸書 見上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萬物散聚皆在春秋 見上

追修經術以達王道 史記太史公自序||||||匡亂世及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

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見上**述文興業**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弟子|||咸為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講五經同異**漢書宣帝紀詔諸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臨制稱決焉**親臨制稱決**見上**寶眞**漢書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其|**雒書本文**漢書五行志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河圖洛書相**

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見上舉往明來漢書五行志春秋之道丨丨以丨丨丨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

雷出豫入歸妹漢書五行志於易丨以二月其卦曰丨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丨其卦曰丨丨言雷復歸入地則孚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

貌言視聽以心為主雨旱寒燠以風為本漢書五行志丨丨丨丨丨丨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丨丨丨丨亦丨丨丨丨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

壁藏漢書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丨丨之

毛公學漢書藝文志又有丨丨之丨自謂子夏所傳

不獨在竹帛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

者以其諷誦｜｜｜｜故也出魯淹中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於｜｜｜注蘇林曰里名也

三十而五經立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也元王詩漢書楚元王傳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講論石渠漢書楚元王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五經於｜｜注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詩始萌牙漢書楚元王傳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

之

非俗吏所及 漢書兒寬傳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

聖賢發憤所為作 漢書司馬遷傳詩三百篇大氐｜｜｜｜之｜｜｜也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漢書朱雲傳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

用尚書授太后 漢書夏侯勝傳光以為群臣奏

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年九十辛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顓門名經 漢書夏侯勝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

左右采獲 見上

五際 漢書翼奉傳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五經六緯 漢書李尋傳｜｜｜｜尊術顯士注六緯五經與樂緯也

萬事畢載 漢書東平王宇傳五經聖人所制｜｜靡不｜｜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注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匡說詩解人頤 漢書匡衡傳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

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說有師道漢書匡衡傳望之奏衡經學精習——————可觀覽永永不易之道漢書匡衡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也聖人言行之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要見上

六學漢書儒林傳序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樸學漢書儒林傳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弗好及聞寬說可觀廼從寬問一篇

百兩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

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以后氏曲臺漢書儒林傳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丨丨丨丨說支葉藩滋漢書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丨丨丨丨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葢祿利之路然也發藻儒林漢書敘傳董生下帷丨丨丨丨微學後漢書章帝紀詔曰葢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丨丨尊嚴道藝也選高才生受學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丨丨丨丨丨丨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

異義焉

甘雨滿缶 後漢書魯恭傳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我之|誠來有我而吉矣

家法學者日盛 後漢書魯恭傳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

||五經復興魯叔陵 後漢書魯丕傳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後漢書魯丕傳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別自名學 後漢

書伏湛傳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
古學 後漢書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漆書古文尚書 見上
一為過再為涉 後漢書趙典傳於易｜｜｜｜｜三而弗攺滅其頂凶
詁訓大義不為章句 後漢書桓譚傳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
樊侯學 後漢書樊儵傳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教授門徒前後三

千餘人

慶氏禮後漢書曹褒傳父充持｜｜｜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康成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廼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廼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筭廼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

山東無足問廼西入關見上

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後漢書鄭康成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康成乃｜｜｜｜｜｜｜｜｜｜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經傳洽孰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稱為純儒齊魯閒宗之言左氏者多祖於興後漢書鄭興傳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鄭賈之學見上避恭羌後漢書范升傳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帝不許然由是重之孤學少與後漢書陳元傳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

左氏｜｜｜｜遂為異家之所覆冒

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其相殊絕固以甚遠

五家 後漢書賈逵傳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穀梁之說注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為穀梁

劉為堯後左氏獨有明文 後漢書賈逵傳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氏｜｜｜者而｜｜｜｜｜｜按左傳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孔穎達曰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

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源本劉累插註此辭將以媚於世也

得生幾晚 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

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後漢書桓郁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按桓郁父子為太常

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後漢書徐防傳詩書禮樂定自孔子｜｜｜｜｜｜｜｜

橋君學 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

中文尚書 後漢書劉陶傳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

名曰｜｜｜｜注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

三家尚書 見上

精博 後漢書馬融傳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既｜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書冊於碑刻立太學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使工鐫｜｜於｜｜｜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正定六經文字 見上

天地六經其旨一揆 後漢書荀爽傳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

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悅此詩書弦琴樂古**後漢書鍾皓傳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後漢書盧植傳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得失庶｜｜｜｜｜｜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石經**見上**各有**

傳記共相表裏 見上

說經鏗鏗楊子行 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兆為之語曰｜｜｜｜｜｜｜

重坐五十餘席 後漢書戴憑傳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解經不窮戴侍中 見上

善得風雅之旨 後漢書衛宏傳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於今傳於世

五經無雙許叔重 後漢書許慎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 後漢書井丹傳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

丨為三體書法以相參檢後漢書儒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丨古文篆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善易者不論易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丨丨丨丨丨丨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九事皆明見上月常一遍魏志賈逵傳注魏畧曰逵為諸生畧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丨丨丨丨指掌畫地舉手可采蜀志許慈傳魏郡胡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丨丨丨丨丨丨丨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吳志程秉傳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凡三萬餘言擅一晉書杜預傳論春秋

有五而獨言寡而旨暢晉書阮修傳王衍當時談宗自
丨其丨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
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
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
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丨申暢疑滯晉書庾峻傳時重
丨丨丨丨衍乃歎服焉莊老而輕經史峻
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
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丨丨丨對答詳悉
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晉書庾峻傳常侍帝講詩中庶
子何助論風雅正變之義峻丨
丨丨丨丨左氏自是一家書晉書王接傳接學雖博
丨丨丨丨之通特精禮傳常謂丨丨
辭義贍富丨丨丨丨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
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
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
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於文

為儉通經為長見上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晉書王湛傳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皆濟所未聞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晉書荀崧傳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作春秋調人晉書劉兆傳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宋書關康之傳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問禮三義宋書周續之傳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

俱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來與降幸并見諸生丨續之丨丨記儆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丨丨辨析精奧稱為該通

戲縣姬經 齊書樂志丨丨惟則丨丨式序

乾健震動 齊書文惠太子傳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當儉曰丨丨丨丨丨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

張子布更覺非奇 齊書王儉傳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丨丨丨丨丨也

言精理奧見宗一時 齊書張緒傳緒長於周易丨丨丨丨丨丨

游心文繫 齊書張緒傳贊思曼廡靜自絕風埃丨丨丨丨物允清才

同以象數為宗 齊書陸澄傳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

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

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為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康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元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雋神清識能言元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元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元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元元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

拜五經齊書臧榮緒傳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

尚書美句梁書柳惲傳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引見詔問

讀何書對曰｜｜又曰有何｜｜對 致太平龍鳳之瑞
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
梁書徐勉傳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昔文武二王所
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
合三十事以上之 梁書劉之遴傳是時周易尚書禮記
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
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
｜｜｜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
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敎言闡義繁邱明傳洙泗之
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邱之說無取繼
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
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
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
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
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旦領師說晚而覆講 梁書許懋傳十四入太學受毛詩｜｜｜

丨丨丨丨丨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

知平叔短　梁書伏曼容傳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丨丨丨丨有所丨按平叔晏字

檀弓言物始　梁書何胤傳丨丨丨兩卷皆丨丨丨

精杜學　梁書崔靈恩傳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丨丨丨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行焉

周官一書羣經源本　梁書沈峻傳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丨丨丨丨實為丨丨丨丨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閒言第謂宜即用此

人命其事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

事逾三古人更七聖

陳書周弘正傳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逺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奥東魯絶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邱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削山之寳各盡元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畧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别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

本付戚生

陳書戚袞傳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

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

陳書張譏傳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

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謂人曰吾每登座｜｜｜｜｜｜｜｜｜｜｜

巾箱五經　南史齊宗室鈞傳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手寫不忘　見上

通十經　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五經五緯號曰｜｜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按宋書作五經并緯候

疑獄以經義量決　魏書太武帝紀詔諸有｜｜皆付中書｜｜｜｜｜

標明綱格統括大歸　魏書封軌

傳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其｜｜｜｜｜｜｜吾所弗如者多矣

發起隱漏 魏書封偉伯傳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皆與焉雅為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為孝經解詁命偉伯為難例九條皆｜｜｜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

可補王者神智 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以｜｜｜｜｜

敦心六經 魏書高允傳茂祖煢單夙罹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翫易體復 魏書宗欽傳於務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冲｜｜｜｜戢翼九皐聲溢宇宙按吾子指高允言

羣難鋒起無廢談笑

魏書李郁傳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
——————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

劉石經　魏書劉芳傳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縰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

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

頓袪平生之惑 見上

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魏書常爽傳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習性文身 見上

別構戶牖 魏書張吾貴傳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會讀左氏為我一說蘭遂為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

義例無窮皆

多新異見上孝經一卷人行之本周書長孫澄傳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周書呂思禮傳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多門戶周書樊深傳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仁義陶鈞道德橐籥隋書經籍志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

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之｜｜誠｜｜之｜｜也其為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

五經庫　隋書房暉遠傳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

天然獨得　隋書楊伯醜傳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元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元妙故論者以為｜｜｜｜非常人所及

也著五經異同評北史張湛傳凤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十卷為儒者所稱按鳯湛曾姪孫駁妄釋謬北史李崇祖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觧七十七條名曰｜｜｜崇祖申明服氏名曰｜｜足以事父兄為臣子舊唐書高宗紀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為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悦曰行此｜｜｜｜｜｜｜矣頒五經正義依此考試舊唐書高宗紀三月壬子朔｜孔頴達｜｜｜｜於天下每年明經令｜｜｜口試舊唐書明皇紀天下州縣每鄉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諸鄉貢每年令就國子監謁先師明經加｜｜內外八品以下及草澤有博學文辭之士各委本司本州聞薦考前人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舊唐書孔

穎達傳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

敬先聖｜｜｜｜｜｜｜｜賓為不朽付國子監施行

言舊唐書蕭德言傳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之｜豈憚如此

八出舊唐書高郢傳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以字稱之尤精王氏易嘗為圖合｜｜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大經中經小經舊唐書歸崇敬傳崇敬授國子司業以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取於帖經遂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授義絕今請以禮記左傳為｜｜｜周禮毛詩為｜｜｜尚書周易為｜｜各

置博士一員

備陳五孝　舊唐書趙弘智傳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太學儒者並預講筵弘智演暢微言｜｜｜學士等難問相繼弘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覩然孝之為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知孝道之為大也顧謂弘智宜畧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奏獻帝甚悅

紙上語皆先誦得　舊唐書徐文遠傳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為事文遠日閱書於肆博覧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於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說悉是｜｜｜耳僕｜｜己｜｜｜之至於奥賾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歎服之

發揚風雅　舊唐書蓋文達傳時高宗別於秘書省置學教授王

公之子時以文懿爲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甚得詩人之致按文懿文達宗人

九經庫 舊唐書谷那律傳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黄門侍郎褚遂良稱爲｜｜｜

五經指南 舊唐書王元感傳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魏知古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之｜｜也

以無逸爲元龜 舊唐書崔植傳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明皇聲名最盛歷年久長何道而然植對曰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觀省每嘆古人至言後代莫及陛下既虛心理道亦望｜｜｜｜｜

嘉言要道 舊唐書崔郾傳郾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等

六經菁華人倫

之本　舊唐書薛放傳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
首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丨丨之丨
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明皇
丨孝經者丨丨丨丨丨窮理執要眞可謂聖人至言是以
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乂
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　經義雅言啓導
性靈　舊唐書韋處厚傳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
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
經法言獻之錫以繒
帛銀器仍賜金紫　請與孔鄭並行　唐書崔仁師傳時
校書郎王元度注
尚書毛詩抵孔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
不能詰河間王孝恭丨丨丨丨丨仁師以元度不經
條不合大
義者奏之　卒學虎門館　唐書蘇世長傳世長十餘歲上
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
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
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丨丨丨丨　條分節

解唐書崔義元傳義元有章句學先儒疑謬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

條舉始末無留語唐書武平一傳初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請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乎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

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唐書韋表微傳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又

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易聖唐書衛大經傳大經邃於易人謂之｜｜

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唐書顏師古傳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輒｜｜｜｜｜｜｜｜｜證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

譔五經義贊詔改為正義唐書孔穎達傳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義訓凡百餘篇號｜｜｜｜｜｜｜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孔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五難唐書元行冲傳客曰當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漢孔安國注古文尚

書疾凡賊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譴一也昔孔季産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沉每誠産曰今朝廷率章句内學君獨修古義古義非章句内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譏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為光祿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訴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元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訴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

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讐矣五也如觀山水宋史李侗傳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從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經純傳駁金史伊喇履傳贊伊喇履從容進說信乎於君至論||||以孝行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廉孟子元史廉希憲傳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由是知名如探淵海元史吳澄傳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奉天而法古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道||||善復古譏易常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於世事也||||先質後文右志左物董仲舒春秋繁露然則春秋之序道

也丨丨而丨丨丨丨丨而丨丨

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

甚幽而明無傳而著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可不察也

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董仲舒春秋繁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

多連博貫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丨丨之見一空而丨丨之則天下盡矣

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董仲舒春秋繁露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

易明

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桓寬鹽鐵論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

｜｜國鑑劉向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之｜也

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劉向說苑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按洪範五福一曰壽言以富為始者本說苑此條

甘棠見宗廟之敬劉向說苑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

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也

困於宋撰中庸 孔叢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動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可無作乎於是｜｜｜｜之書四十九篇

七大義 孔叢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

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
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
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
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丨
者則書之丨丨舉矣遠而不潤近而不廹孔叢孔子曰書之於事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發乎中見乎外以成文
孔叢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
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丨丨丨
而丨丨丨丨丨丨丨者其唯洪範乎時書魏伯陽參同契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
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
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
踵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
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世定丨丨五經皆庶幾之才王充

論衡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

天口聖譯 王符潛夫論夫聖人為｜｜賢人為｜哉｜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

言有楚夏 荀悅申鑒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新義分方九流區別 荀悅漢紀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典籍益彰矣

羣聖相因 徐幹中論故六籍者｜｜｜｜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

善變善攝 徐幹中論故書舉穆公之誓｜｜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也

後定王粲英雄記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

爾雅非周公之制葛洪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明矣

三闕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按後漢書鄭康成傳作公羊墨守穀梁廢疾

經神學海見上

經苑王嘉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荊為筆尅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

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奥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

五篇行代 李肇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惟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其精峻

天下正法 宋祁筆記春秋者｜｜｜之｜｜｜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於春秋

寫物態慰人情 宋祁筆記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也謝元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為佳語

以經按傳之眞僞以傳質經之是非 晁迥晁氏客話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

老子知體孟子知用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為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為訓解

之學甞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葢屋牀下安牀
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
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丨丨為
丨易之丨以丨丨為丨易之丨
皎如日星
邵博聞見後錄春秋大義
數十丨丨丨丨不容遺亡
卦影
邵博聞見後錄今世俗謂丨丨者亦易之象學也
以星數證
物數
學齋佔畢纂至後漢天文志中外宮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葢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萬物咸得係命焉則丨
丨丨而丨丨丨精且切矣
中孚復起於甲子
學齋佔畢纂或者又
問曰子之易菴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有六十
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數故曰天地節
而四時成矣但節之後中孚等四卦以為中孚復起甲
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丨丨丨
丨丨丨丨耳葢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
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

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卦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耳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為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為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兑下小過震

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元體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卑高以陳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 學齋佔畢纂余昔侍生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丨丨丨丨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講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精思終夕翼早復於先生曰此豈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爻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為臣位在下第五爻為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說得之矣

易重一觔 學齋佔畢纂昔有問伊川曰易重幾何答曰丨丨丨丨益謂一觔凡三百八十四銖而易凡三百八十四爻

乾坤下

六卦皆有坎羅大經鶴林玉露洪容齋云易｜｜之｜｜｜｜｜｜｜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葢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六

文學部二

史學

左氏品藻太史實錄揚子或問周官曰立事丨丨曰丨丨丨丨遷曰丨丨六代之得失明文中子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丨丨丨丨丨矣注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

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

此｜｜｜｜｜｜｜｜｜｜也故聖人分焉遷固而下述作紛紛文中子吾視｜｜｜｜｜｜何其｜｜｜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無苟作文中子繫師元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也依大義而削異端文中子子謂陳壽有志於史｜｜｜｜｜｜｜記繁志寡文中子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而｜｜辯道耀文文中子古之史也｜今之史也｜｜十紀史記三皇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間疑則傳疑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紀尚矣自殷以前諸侯

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蓋其慎也余讀牒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黄帝以五帝繫牒尚書世紀黄帝以來訖共和為世表

以來訖共和為世表見上盛衰大指著於篇史記十二諸侯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

諸侯史記史記六國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

可頗采者何必上古**史記獨藏周室**見上**述陶唐至麟止**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卒——以來—於——自黃帝始**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漢書司馬遷傳贊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子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唐虞以前其語不經**見上**采經摭傳分散數家**見上**綜其**

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漢書叙傳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長樂宮注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宜令史官著｜｜｜｜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後漢書北海王興傳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傅毅等皆宗事之按復興子

留

仁壽闔定建武注記後漢書馬嚴傳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

斟酌前史譏正得失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而｜｜｜｜

辨而不華質而不野後漢書班彪傳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馬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

善述序事理｜｜｜｜｜｜｜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平易正直

後漢書班彪傳傳曰殺史見極｜｜｜｜春秋之義也按殺去聲

聖人耳目

後漢書班彪傳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觀前｜｜之｜｜也

刊落不盡尚有盈辭

後漢書班彪傳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

後漢書班固傳論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

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不激詭不抑抗見上贍而不穢詳而有體見上著漢官禮儀故事後漢書應劭傳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中漢輯序見上漢紀論辨多美後漢書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三十篇詞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致有典要魏志荀彧傳注張璠漢紀曰悅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其書大行於世按悅彧從父兄也因事以明臧否見上洞紀吳志韋曜傳曜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起自庖犠至於秦漢凡為三卷未

若陳壽實錄晉書王沉傳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之｜｜也徧觀祕籍遂就其緒晉書華嶠傳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見上固不如遷晉書張輔傳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

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良史才 晉書陳壽傳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之｜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

當以晉書相付 見上

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 晉書陳壽傳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後代佳史 宋書王韶之傳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

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僕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輙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為———

粗立條流

宋書謝靈運傳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書竟不就

博贍不及整理未必愧

宋書范曄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可————之————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

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無一字空設見上隨國立篇宋書謝莊傳分左氏大略耳經傳——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内為一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宋書徐爰傳——明黄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為造物之末述一代盛典宋書自序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硯汗史功齊書檀超傳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衣服依蔡無厝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帝

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椒房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起——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未備也

袁粲自是宋家忠臣

齊書王智深傳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

諱惡之義見上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

齊書王智深傳敕智深撰宋紀名見

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
||||||書成三十卷世祖復名見智深璿明殿
令拜表奏上悉朝儀故事梁書江蒨傳蒨好學尤||||撰江左遺典三十卷葫蘆
中漢書梁書蕭琛傳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賫一||||有||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
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
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暗寫無
遺脫梁書陸倕傳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還之略|||彌綸首尾勒成
一代梁書裴子野傳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
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
人之行長勵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
蔬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
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

經籍遺文藝術求略二十卷|||||||為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然訓故可傳時寶之所審以弘獎後進庶一變之糾可尋三豕之疑無誤矣

皮裏晉書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

通史梁書蕭子顯傳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邱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

聖製符同復在茲日見上

古本漢書梁書劉之遴傳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

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雖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隷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

儀注之學梁書許懋傳尤曉故事稱為||||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勑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方之壺遂梁書諸葛璩傳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開此一書分為六意陳書何之元傳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

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於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曰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為盡美故｜｜｜｜｜｜｜｜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内實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横流今以如干卷為叙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勲有屬今以如干卷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違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為後嗣主

孔獨誦　南史孔休源傳武帝嘗問吏部尚書

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
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來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
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
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滞吏部郎任
昉常謂之
為|||

涼州之畜為天下饒

魏書崔浩傳尚書古弼
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圉
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
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
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無草又不任
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
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
志稱|||||||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
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
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
詆誣於人矣
抜斤奚斤

揚於王廷之言

魏書毛修之傳位次崔浩
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

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共論說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嘗為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為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踦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為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嶮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衂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

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修之謂浩言為然

壽貶亮非為失實上見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魏書高允傳詔允與司徒崔浩造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天文歷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者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

高允之術陽元之
射也衆乃嘆服

顧直筆東觀

北齊書魏收傳初帝令
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
｜得｜｜｜｜早成魏
書故帝使收專其任

以蕭包為宗匠

隋書包愷傳其
兄榆明五經愷
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
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二人｜｜｜聚徒
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
為起墳立碣焉按蕭蕭該

漢聖

隋書劉臻傳精於兩
漢書時人稱為｜｜

小說短書

北史序傳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
行迭變時俗汚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
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
｜｜｜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

止資一手

北
史
序傳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
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故淹時序迄
今方
就

務存簡正

舊唐書魏徵傳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
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

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

時政記每月送史館

舊唐書趙憬傳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為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旨宰相史官無以得書璹請宰相一人記錄所論軍國政事謂之｜｜｜｜｜｜｜既而時政記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嘗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為之起居

蔣氏日歷

舊唐書蔣伸傳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為事唯伸有文才登進士第然不為文士所舉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云｜｜｜｜士族靡不為家藏焉

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歷之下

舊唐書柳登傳芳勤於記注含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國史

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歷四十卷｜｜｜｜｜｜｜｜

緯人倫經世道 舊唐書沈傳師傳奏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法萬代｜｜｜而｜｜｜為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

大秦君小秦君 舊唐書秦景通傳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云景通為｜｜｜暐為｜｜｜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

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 舊唐書李大亮傳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李淳風三志最可觀採 舊唐書房元齡傳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

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録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唯——深明星歷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於秘府見上

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

舊唐書章懷太子賢傳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納言洛州司戸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五不可

舊唐書劉知幾傳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

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魯漢之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

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豊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墮須等某袠某篇付之此

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尊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

三長

舊唐書
劉知幾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丨丨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傳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譙周陳壽之流

舊唐書
韋述傳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

士以為———

廣國史闕　唐書百官志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敕稍稍筆削以———之—

五家史　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當立德棻更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元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

卒父業　唐書姚思廉傳思廉陳吏部尚書察之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高祖定京師授秦王府文學王為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二家史以———

北史南史過本書遠甚　唐書李延

壽傳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

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

唐書于休烈傳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凡數月止獲一

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史官**
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

兼制生死 唐書朱敬則傳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閲其稾
史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
也

通覽羣史 唐書劉知幾傳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
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

譏評今古 唐書劉知幾傳始子元修武后實録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 見上

自比揚雄者四 唐書劉知幾傳又嘗——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

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

期以述者自名 見上

簡核 唐書吳兢傳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兢敘事||號良史

世謂今董狐 唐書吳兢傳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斷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云

省天后紀合中宗紀 唐書沈既濟傳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名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

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諛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廟唐列為帝紀考於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約無遷咢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

謚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称統於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孰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

左邱明班孟堅忠臣 唐書顏師古傳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

｜｜內廷日歷 宋史李穀傳進位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以史事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士編記言動為｜｜｜｜以付史官

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 宋史孫甫傳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也

經緯治亂 宋史張昭傳未冠徧讀九經盡通其義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為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談王覇｜｜｜

丨非史不可文直事詳宋史李清臣傳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歷選舉諸志丨丨丨

人以為不減史漢唐鑑公宋史范祖禹傳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丨丨丨云

寧負鄉人宋史袁樞傳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丨丨丨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朱墨書宋史范冲傳冲之修神宗實錄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丨丨丨

何幸得此家作傳金史韓玉傳玉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構元勲傳稱旨章宗嘆曰勲臣丨丨丨丨丨丨丨耶

亭著述名曰野史金史元德明傳子好問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

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頤為撰述既而為樂變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於家｜｜其上因｜｜｜｜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

中州集 見上

萬世公論 元史仁宗記皇慶元年春正月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

一覽而得離合之槩 元史姚燧傳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其｜｜｜｜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

年經國緯 見上

修史以用人為本用人以心術為本 元史揭傒斯傳詔修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何為本曰

丨丨丨丨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
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丨丨之道又當丨
丨丨丨丨也且與條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
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
由是殺然以筆削自任 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 見上 動為春
秋言為尚書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 荀悅申鑒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
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丨丨丨丨丨
丨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
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
以輔法教 以副本書以為要記 荀悅漢紀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
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
肆於時夏亦唯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

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邮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悦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立典有五志見上

朝夕烏

顔氏家訓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

班固譏遷論甚不愜

沈括補筆談班固論司馬遷為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以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

正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論説皆有所指不徒為之｜｜乃｜｜｜是非頗謬於聖賢｜｜｜｜

都廳閑話

邵伯温聞見前錄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者諸公之所著也

瘞藁

張邦基墨庄漫錄滁州州宅舍挑閣下因斸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開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瘞此書於閣下中有銘曰自朱橋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事魚貫珠綴｜｜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七至六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舉人臣潘　炯

謄錄監生臣馮觀祚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七

文學部三

文辭上

長康歌　晏子景公為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獘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誡於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古詩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也康衢謡見上無端崖之辭莊子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時恣縱而不讜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卮言重言寓言見上瓌瑋連犿莊子其書雖||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諔詭見上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淮南子夫作為書論者所以||||||||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雕蟲篆刻壯夫不爲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俄而曰|||也不免於勸揚子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也麗以則麗

以淫 揚子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辭人之賦｜｜｜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賈誼

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見上 事辭稱則經 揚子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有意於慎 揚子或問銘曰銘哉銘哉｜｜｜｜也

渾渾若川 揚子聖人之辭｜｜｜｜

瓏璁其聲 揚子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者其質玉乎注玉之瓏璁其聲亦猶君子清泠其德音

子長愛奇 揚子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多愛｜｜也

義淵元淵辭贍波濤 抱朴子漢魏以來群言彌繁｜｜｜於｜｜｜｜於｜｜

振翰摛藻 抱朴子｜｜｜｜德音

彈毫屬筆祖述六藝 抱朴子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無窮斯則貴矣

易俗入不能｜｜｜｜｜｜｜｜四聲八病文中子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之沈謝分｜｜｜｜則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音若塤篪見上貢俗見志觀變見上馳騁末流見上思苦言艱文中子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其｜｜急以怨怪以怒文中子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霸心之存悔志之萌文中子大風安不忘危其｜｜｜｜乎秋風樂極哀來其｜｜｜｜乎言典致博文中子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也｜其｜

也史記秦始皇紀使博士為｜｜｜｜爾雅
｜僊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絃之
之文史記樂書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見上
屬書離辭史記莊子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剽剝儒墨見上
洸洋自恣見上
國風小雅離騷兼之史記屈原傳｜｜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若

丨丨者可謂丨丨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

其志絜故其稱物芳

上見

遊梁著子虛賦

史記司馬相如傳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丨丨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數歲乃丨丨丨丨之丨

尚書給筆札

史記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丨丨丨丨丨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

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

飄飄有凌雲之氣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似游天地之閒

曲終奏雅 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而｜｜不已虧乎

建元元狩閒文辭粲如 史記太史公自序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之｜｜｜｜｜｜也

詩妖 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

登高能賦 漢書藝文志｜｜｜｜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

有惻隱古詩之義 漢書藝文志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

受詔輒成 漢書枚乘

傳子皐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走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輙使賦之為文疾||||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廼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詆娸 見上

骫骳 見上

文約指明 漢書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藏之名山 漢書司馬遷傳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之|

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 漢書王襃傳襃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襃有軼材上迺徵襃既至詔襃||||||||

辯麗可喜 漢書王襃傳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

八言七言 漢書東方朔傳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作詩諷諫 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

畔牢愁 漢書揚雄傳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

草元 漢書揚雄傳時雄方|太|有以自守泊如也

陶冶大鑪旁薄羣生 漢書揚雄傳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

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歷覽者滋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

廼玉廼金 漢書揚雄傳昔人之辭｜｜｜｜

口占數百封 漢書陳遵傳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名善書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書吏且省官事書｜｜｜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

擿

藻如春華 漢書叙傳雖馳辯如濤波｜｜｜｜｜猶無益於殿最

文豔用寡 漢書叙傳｜｜｜｜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辭宗 見上

帝之下書有四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漢制度曰｜｜｜｜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

尺一木兩行唯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

燕然刻石班固作銘　後漢書竇憲傳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山去塞三千餘里｜｜勒功紀漢威德令｜｜｜｜作

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後漢書梁竦傳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

頌文典雅　後漢書東平憲王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疋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

｜帝甚善之以其｜｜｜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

弘雅溫麗

後漢書周榮傳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辭必｜｜垂於後世列於典經

上四巡頌辭甚典美

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以稱漢德｜｜｜｜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精思傅會十年乃成

後漢書張衡傳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

揚班儔

後漢書孔融傳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如祖服中所欲言

後漢書禰衡傳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

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少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之｜｜也

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見上

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漢書禰衡傳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按射黃祖長子

度尚碑後漢書孝女曹娥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焉注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

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見上

下筆成章魏志陳思王植傳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荊山之玉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脩書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謂|||||家自謂||||||也

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脩書世

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惡吾自得之｜｜｜｜｜｜｜｜耶僕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

好人譏彈其文 見上

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修答曰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曾不斯須少留思慮

鍾繇王朗閣筆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不能措手

愈頭風 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七子 魏志王粲傳注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者於學無所遺於辭

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見上

好為梁父吟蜀志諸葛亮傳亮躬畊隴畝丨丨丨丨

文藻壯美蜀志秦宓傳評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丨丨丨丨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雄伯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丨丨故使僕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小巫大巫見上

私載吳志薛綜傳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丨丨

馳文檄若春榮吳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其文章之事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鄮陽太守章安虞翻各丨丨丨曄丨丨丨

天才綺練吳志

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曰陸機｜｜｜｜文藻之美獨冠於時

飛翰騁藻吳志華覈傳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

抽藻思晉書樂志王粲等各造新詩｜其｜｜吟詠神靈贊揚來饗

勝十萬衆晉書荀勗傳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之｜也

名筆晉書樂廣傳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

小道晉書盧欽傳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

辭甚清壯晉書阮籍傳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為時所重

屬文初不留思晉書阮籍傳籍能｜

丨丨丨丨丨作詠懷詩八十餘篇
為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為之貴

在有無之間

晉書庾
歛傳著
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
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丨丨丨丨
耳

廣談虞筆

晉書摯虞傳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丨丨
虞不能對丨丨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
於世
云

人恨才少子患其多

晉書陸機傳機天才秀逸辭
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丨之
為文嘗丨丨丨而丨更丨丨丨弟雲嘗
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輙欲燒其筆硯

善構新詞

晉書
夏侯
湛傳幼有盛才文
章宏富丨丨丨丨

染彤管吐洪煇

晉書夏侯湛傳入閶
闔躡丹墀丨丨丨

丨丨乍幽乍蔚

晉書夏侯湛傳志則乍
顯乍昧文則丨丨丨丨

別見孝弟之性

晉
書
夏侯湛傳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
曰此文非徒溫雅乃丨丨丨丨

文清旨詣

晉書
潘岳

傳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

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

晉書孫楚傳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按濟王濟

擲地當作金石聲

晉書孫綽傳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輙云應是我輩語

五經鼓吹

晉書孫綽傳絕重張衡左思之賦云三都二京｜｜之｜｜也

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

晉書楊方傳愾嘗遺古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豈但牧豎中逸羣耶按愾諸葛愾循賀循

富於

班馬

晉書葛洪傳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

不如方回故常如

晉書

劉惔傳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
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
｜｜｜｜｜
｜｜耳
碎金
晉書謝安傳溫常以安所作簡文帝
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也
處優出劣
晉書謝萬傳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
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
｜者為｜
｜者為｜
金羈齊鶩玉軑並馳
晉書文苑傳序姬歷云
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
導源自遠總｜｜而｜｜揚｜｜｜而
｜｜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
言泉文律
見
上
耀靈蛇於掌握發雕龍於綈槧
晉書文苑傳序西都賈馬｜
｜｜｜｜東漢班張｜｜
｜｜
｜｜
綜採繁縟杼軸清英
晉書文苑傳序金行纂極文
雅斯盛張載擢名山之美陸
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
｜｜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

傳

江右才傑中興時秀晉書文苑傳序吉甫太冲｜｜之｜｜曹毗庾闡｜｜之｜｜信乃金相玉潤野會川冲埒美前修垂裕來葉

金相玉潤野會川冲見上

洛陽紙貴晉書左思傳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卭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為之｜｜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夫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門戶藩溷皆著紙筆見上

盡而

有餘久而更新見上覆酒甕見上續蘭香歌晉書曹毗傳時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詩十篇甚有文彩藻拔晉書袁宏傳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高麗宋書謝惠連傳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為雪賦亦以｜｜見奇文章並傳於世江左莫逮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宋書謝靈運傳論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風流彌著見上導清源振芳

塵見上豔發宋書謝靈運傳論若夫平子｜｜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漢魏文體

三變宋書謝靈運傳論自｜至｜四百餘年辭人才子｜｜｜｜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同祖風騷見上

縟旨星稠繁文綺合見上

冠絕當時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少孤居貧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宋書顏延之傳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待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

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寔頹寔發望汨心歘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聲溢金石志華日月見上

述竹林七賢宋書顏延之傳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謝宋書顏延之傳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焉所著並傳於世

口受師伯宋書沈慶之傳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

之美辭高一座宋書沈懷文傳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宋書謝莊傳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速藻宋書自序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濟與璞疏曰卿嘗有｜｜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按璞沈約父

得賒促之中齊書樂志近世王韶之顏延之並四韻乃轉｜｜｜｜｜

手筆典裁齊書王儉傳｜｜｜｜為當時所重

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齊書武陵王曄傳曄剛頴儁出工弈碁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顏延之抑其次

也

恨不道鹽 齊書張融傳融作海賦以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寔超元虛但｜｜｜｜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師耳以心 齊書張融傳永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

傳音振逸鳴節竦韻 見上

得父膏腴 齊書謝瀹傳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朏｜｜｜｜江淹有意

覽王生詩序見齊王之盛 齊書王融傳九

年上幸芳林園禊宴羣臣使融為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朱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何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朱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司馬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用｜｜｜｜｜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二百年來無此詩齊書謝朓傳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也

才操不羣文多指刺齊書卞彬傳彬｜｜｜｜｜｜｜｜作蚤虱賦蝦蟆賦文章傳於閭巷

永明體齊書陸厥傳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

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宫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約荅曰宫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况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

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綴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靈均以來此秘未覩 見上

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 見上

韻與不韻復有精麤 見上

情性風標神明律呂 齊書文學傳論史臣曰文章者蓋｜｜之｜｜｜｜之｜｜也蘊思含毫遊心内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明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顔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

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咏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晳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鑿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元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研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

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闕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謡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斵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惟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屬文之道事出神思 見上

前超後絶 見上

華篇麗篆 見上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見上

三體 見上

巧綺 見上

全借

古語用申今情見上委自天機參之史傳見上不雅不俗獨申胸懷見上

宮體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

宿構梁書范雲傳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

天子聖哲梁書沈約傳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是也

才盡梁書江淹傳淹少以文章顯晩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

雙文二少梁書謝覽傳覽為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既後進｜｜寔名家豈伊爾棣隆信乃俱國華

書齋壁梁書柳惲傳天監元年除長史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行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為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元長見而嗟賞因｜｜

丨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深為高祖所美當時咸共稱傳

盈帙滿笥 梁書徐勉傳悱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丨丨丨按悱勉第二子

製石闕銘辭義典雅 梁書陸倕傳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為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丨丨丨丨丨丨丨足為佳作昔虞卿辯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

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梁書裴子野傳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辭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誠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丨丨丨丨丨丨丨雖有見否之興其於刊改也

一江左以來未有此作 梁書顧協傳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丨丨丨丨丨

｜｜多用新事梁書王僧孺傳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兼二子於金馬梁書張率傳率又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矣朝成暮遍流聞絕域梁書劉孝綽傳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指物呈形無假題署梁書王筠傳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按約沈約下同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梁書王筠傳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霓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坮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

｜｜耳按為霓霓字注五雞反聲和被紙光影盈字梁書王筠傳筠又嘗為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寔為麗則｜｜｜｜｜｜｜變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斓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筌篁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覯乃申晚來名家惟見王筠獨步梁書王筠傳筠為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嘗從容啟高祖曰｜｜｜｜｜｜｜｜｜｜｜｜

一官為一集梁書王筠傳筠自撰其文章以｜｜｜｜｜｜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幽通之流梁書蕭子顯傳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也有來斯

應每不能已梁書蕭子顯傳子顯嘗為自序其畧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顏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雲物甚美得不斐然賦詩見上

須其自來不以力構見上

舊手梁書蕭子顯傳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

本自｜｜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

限三刻成梁書褚翔傳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詒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

琬琰爲心元黃成采梁書劉遵傳文史該富｜｜｜｜辭章博贍｜｜｜

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梁書庾肩吾傳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減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

吐言天拔出於自然見上

巧心妍手梁書庾肩吾傳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終愧｜｜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

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寔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

驅染摇襞 見上

文章冠冕述作楷模 見上

英絶領袖 見上

含清濁中今古 梁書何遜傳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見之何生矣

何劉 梁書何遜傳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

照爛三才輝麗萬有 梁書鍾嶸傳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摇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鬱爲文棟 梁書鍾嶸傳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

好斯文平原兄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俊上之才清剛之氣 梁書鍾嶸傳郭景純用｜｜｜｜創變其體劉越石仗｜｜｜｜贊成厥美

富豔難蹤 梁書鍾嶸傳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乃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

含跨劉郭陵轢潘左 見上

潤之以丹采 梁書鍾嶸傳詩有六義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四候之感 梁書鍾嶸傳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諸詩者也

吳均體 梁書吳均傳均

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斅之謂為｜｜｜

飾刃尚畫文繡鞶帨 梁書劉勰傳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離本彌甚將遂訛濫

条鑾文雅之場

環絡藻繪之府 梁書劉勰傳擘肌分理唯務折衷｜｜｜｜｜｜｜｜亦幾乎備矣

文外獨絕 梁書王籍傳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畧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

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梁書劉杳傳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

今之蔡伯喈 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也

不尚浮華 梁書沈顗傳顗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常獨處一室人罕見

其典裁清拔梁書虞寄傳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
面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
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
丨丨丨丨卿家之士龍也託異代之交陳書蕭允傳鄱陽王出鎮會稽
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
藻之薦丨為丨丨丨丨為詩以敘意辭理清典大手
筆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丨丨丨皆陵草
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
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被之華夷家藏
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
其本上見側篇陳書江總傳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
善然傷於浮艷故為後主所愛幸多有丨
丨好事者相傳諷玩於今不絕綺密陳書姚察傳尤好研覈古今諟正
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兼諳識
內典所撰寺塔及眾每製文筆敕便索本陳書姚察傳
僧文章特為丨丨後主所製文

筆卷軸甚多乃别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
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
聞手筆典裁精當自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為師範
且訪對甚詳明聽之使人忘倦察｜｜｜｜｜｜｜
上曰我於姚察文章非惟
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

宗匠 見上

文華理暢 陳書陸瓊傳第三子
從典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
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從典為謝啓俄
頃便就｜｜｜
｜總甚異焉

追步惠連 陳書謝貞傳八歲嘗為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
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
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矣

喜霽三絕 南史謝朓傳與
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詩
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

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 南史王筠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歎咏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

作詞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晩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攬筆便有就何事久遲**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寔

回南史劉孺傳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其見親愛如此|**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南史陸厥傳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

飲稍改

賦競病 南史曹景宗傳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打銅鉢立韻響滅詩成 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則｜｜皆可觀覽

寸燭四韻 上見

後生準的 南史孔休源傳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畧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之｜｜也

流風迴雪落花依草 南史邱遲傳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遲點綴

眏媚似｜｜｜｜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辭宏於范意淺於江南史鍾嶸傳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六十七